

<<中国小说史论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中国小说史论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301135594

10位ISBN编号：7301135599

出版时间：2008-06-01

出版时间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龚鹏程

页数：36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中国小说史论>>

### 内容概要

本书讨论了小说研究的方法、文学与历史的分际、小说中显示的天人关系，以及小说史变迁的因素等，范围包古涉今，旨趣兼含史论；对中国小说的性质、结构原理、小说与史学、哲学的关联尤多阐发，值得参考。

## <<中国小说史论>>

### 作者简介

龚鹏程（1956- ），台北人，祖籍江西吉安。

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，著名学者、思想家和教育家。

身兼海内外多种学术性和文化性职务，曾任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主任、中华道教学院副院长等，现为国际儒联理事、中国符号学会理事长、亚洲汉学学会名誉理事长、伦敦终身教育学院董事等，频繁往来于海峡两岸及东南亚地区讲学、主办或参与大型学术研讨会。

创办南华大学、佛光人文社会学院。

著有《文学散步》（1985）、《传统、现代、未来：五四后文化的省思》（1989）、《汉代思潮》（1999）、《中国文人阶层史论》（2002）、《经典与现代生活》（2003）、《自由的翅膀》（2007）等学术专著及散文、时论70余种。

<<中国小说史论>>

书籍目录

总序【第一卷 穷方法之贻】 中国小说研究的方法问题 小说创作的美学基础 境界形态的美学  
台湾的明清小说研究（一九八七~一九八九） 中西情节论【第二卷 究天人之际】 神话与幻想的  
世界：人文创造与自然秩序 天命思想在中国小说里的运用 唐传奇的性情与结构 由哪吒看《封神  
演义》的天命世界 看《老残游记》的内在精神【第三卷 通文史之邮】 传记小说新思维：纵横于  
历史、文学、真实、虚构、言说、书写之间 历史小说的历史与身份 商战历史演义的社会思想史解  
析 导读《三国韬略》 海洋家族与海洋的身世 《南宫搏作品集》序【第四卷 探古今之变】 改  
写本《西游记》跋 黄叔成《施耐庵与水浒》序 文人的世俗生活：以《聊斋志异》来观察 《重编  
笑林广记》序 鸳鸯蝴蝶派：民初的大众通俗文学 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诠释个案研究

## &lt;&lt;中国小说史论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中国小说研究的方法问题一对中国小说的研究，在目前占着重要地位的方法与方法论中，实证主义仍是不可忽视的。

所谓实证主义的方法，是指在小说研究中，以寻找材料、确定版本、考证作者、说明流传沿革、讨论写作年代，兼及其与外部社会的关联等为主要方法与研究旨趣者。

这种方法，实际上也就是胡适所开创的那一套中国章回小说考证路数，远绍清朝儒者诂经治史之术、近揭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说，波衍不绝，以迄于今。

这套方法，在现在还有市场吗？

当然有，而且恐怕仍居主流地位哩！

以吾孤陋，所见大陆小说研究界的状况，固然如此；在台湾，似乎也仍是如此。

我曾详细统计1987～1989年所有台湾明清小说研究的会议、学位论文、期刊论文、出版专著、演讲等等，发现小说研究虽然逐渐蓬勃，摆脱了“小道”的地位，成绩颇为可观，但“有关小说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探索，发展较不顺畅。

因为实证研究蔚为风气，人人讲版本考证。

即或分析作品，亦以简单的结构分析为主，很少真正进入理论层次。

在面对‘小说’‘中国小说’时，我们该以什么方法来进行理解？

看一部中国小说与看一部西洋小说，能不能依同一方法及标准来看？

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方法论问题。

但很遗憾的是：追问这些问题的人极少。

现在一般只用实证方法，有浓厚的历史客观主义倾向”。

当时我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，是认为或许与钻研文学理论的一批年轻学者只集中讨论诗论、文论而不太关切小说研究有关。

现在想来，原因其实还有许多。

例如“文学研究的传统”，即为一不可忽视的问题。

一个研究传统一旦建立，它就不容易轻易被毁弃，它包含着一些理念的东西，如基本预设、价值观、世界观、历史观；也包含一些操作技术，如论文写作的格式与语言、证明的手段、题目的选定等；以及其他与此相关的师承、权力、位置、知识系统、社会网络、发表情境、乃至师友情谊之类，错综复杂。

要想形成典范的转移，真是谈何容易！

胡适等人发展其小说研究方法，至今虽约一甲子，但贤人之泽，五世不斩，流风余沫，不仅尚存，且有新的发展与生机，殊不足怪。

新的发展与生机是什么呢？

主要是东西洋汉学研究传统与这个“五四”以来老传统的合流。

在澳洲的柳存仁、在夏威夷的马幼垣、在美国的韩南、在法国的陈庆浩、由英返台的王秋桂、自俄罗斯来台的李福清等，都显示了这个倾向，也都对台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，其为主流，非无故也。

但实证研究基本上只是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实践活动。

也就是说，它大抵均止于运用考据及实证的方法去谈某书的版本、某一作者的生平、某小说的写作年代、某故事的源流演变，而罕能反省其方法本身究竟系基于何种认识论而建立、此一方法的效能与局限又在何处。

故通常此类研究者虽应用方法，实不甚思考方法，对方法论的探索反而无大兴趣。

小说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探讨较少，就是此种学风发展下很自然出现的状况。

不只如此，这类学者还可能会出现排斥或鄙视理论及方法论的现象。

许多人认为，钻研理论只是“务虚”，你讲一套我讲一套，远不如考据实在。

而且理论变来变去，某些理论风行一时，但转瞬便遭遗忘，仿佛流行服饰一样，更让人觉得还是老老实实考据，可以作出些扎实可靠的成绩来。

这当然是偏见。

## &lt;&lt;中国小说史论&gt;&gt;

站在文学理论研究的立场看，理论的推陈出新，本为应有之义，这不代表理论就是空洞的、虚浮的，而恰好显示了这一门学问的进展。

我们能因哲学上流派蠢起便因此觉得这门学问太不可靠而不去做吗？

觉得理论研究过于玄虚，其实只是迷信考证者的偏见。

人生既不可能没有哲学，文学研究中势必也不能没有理论研究。

而且任何研究，包括考证，恐怕都要受到理论的影响；考证工作，本身就是某一理论的实践。

现在，我们因惧怕理论的变异而考证，为寻求具体、稳定的学术成果而考证，这样的考证可能也是一种“迷思”。

为什么？

第一，我们必须晓得：考证也不是确然稳定的。

资料的追寻，永无止境。

考证者事前既没有一纸清单，告知你究竟要寻找的资料版本有哪些，搜集到什么地步才能安心地说“够了”，谁也没把握。

因此，考证所得，也随时会被新发现的资料推翻。

从前，关于《孙子兵法》的真伪，从姚鼐到钱宾四，都认为在理论和物证各方面，铁案如山，乃孙臆所造，非孙武之书。

可是临沂银雀山《孙臆兵法》出土，此一铁案便立刻被推翻了。

第二，考证表面上是很客观的，但实际上根据同一资料却可能出现全然不同的论断。

迷信考证为客观征实的学者，或许无法同意此说，然而《红楼梦》就是现成的例子。

红学家用的材料没什么大差别，可是考出来的结果，几乎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。

考证跟客观、真实、不可变之间，恐怕不能画上等号。

第三，考证的危险在于，它虽不掉入观念的网套，却会变成材料的奴仆，以追逐材料为满足。

材料永远是不能齐备的（请注意历史知识的不完全性与不确定性），那我们就不要说话了吗？

不幸现在业已有些朋友是如此了。

第四，搞考证的朋友，相信没有翔实可靠的资料做基础，很难展开什么研究。

而他们努力搜集的各种材料，确实也为小说研究提供了不少方便，令人感动。

但是，考证要做到什么程度，才能作为一个恰当的“基础”，而展开文学的研究？

例如，考证学家会说“没有一个完善的本子，怎么研究？

”或“必须有个完善的本子、确实可知的作者，研究才不会讹误”，却没注意考证本身就是一门学问，而不只是基础。

考证的问题既可无限发展推进，怎么能等考得完备了再来做文学探究？

《红楼梦》考到今天，依考证为“基础”的文学研究迄未展开，反倒是王国维的《红楼梦评论》，大家承认它确有价值。

可见，考证与文学的研究不必是必然相关联的。

全然不管考证，依旧可以做很好的小说研究。

“不考证清楚怎么能讨论”、“训诂明而后义理明”的简单逻辑，并不符合学术研究的真相！

第五，小说研究中，考证所能着力的，只有作者、作时、版本、故事源流与传播之类问题。

这样，则小说研究基本上仅为一小说史的研究而已；不，这小说史又只是小说编撰史而已。

其他问题，殊难处理。

此为考证方法的局限。

即使突破这种局限，把小说跟民间传说、社会史结合起来研究，现在似乎也不免将小说作为一种史料来运用，视为研究民俗与社会文化的材料，而不是文学的研究。

和文学的历史论批评、社会文化论批评，距离实在非常遥远。

作品美感性质的阐释、小说之所以为小说者，居然在小说研究中消失了。

第六，版本与作者问题重要吗？

在我看，实在没有那么重要。

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：小说与士大夫文学不同，不必如研究士大夫文学那样讨论作者问题。

## &lt;&lt;中国小说史论&gt;&gt;

其说虽未引起考证学家广泛的注意，实则从小说的传播而言，不同的版本自有不同的阅读功能和读者群。

读者接受小说，亦并不以追寻作者创作时的原貌为阅读预期。

这是小说跟知识性读物、抒情作品不同处。

现在的许多研究者，似乎并没有考虑到传播情境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。

把小说视为一封闭的、自足的语言世界，斤斤于考辨其中一字一句，期复作者创作或刊印时的面目，这或许有比“追求原意”更大的谬误吧！

第七，考证原作、原本及故事源流，在顾颉刚的运用中，其实含有“历史是层累增饰”的预设。

他相信有一个“历史的真相”是客观而稳定不变的，只要揭开后人传说层层增饰的面纱、排除后人“伪造”的成分，即能显现出来。

此说本身便是充满科学想象的浪漫历史观。

需知所谓历史的真相，并不是客观稳定而唯一的，也不是一个超然的存在。

它不断流动于每个时代的诠释者和叙述者之间，是不断被“改写”与“重组”的人文成就。

其中充满了“对话”的过程，舍离了这些诠释与叙述，即无所谓历史的真相。

而这些诠释与传述，并不仅仅是“层累”而已，语言在传播的过程中，无可避免地会扩散、断裂、衍异、流失。

故基本上，它不是层累地“造成”，反而是解构（deconstruct），饱含分裂、变化、矛盾以及难以掌握的播散。

传说的语意内涵，遂因此而随时变衍，永远受制于阅读或传述者的阅读经验，不仅无法产生定点的指涉，“传说”和“阅读”根本就是互为指涉或互补的。

我们既不可能掌握并了解传说所有的流传状况，则任何传说或故事的母体或本源，就都是不定的、或不可能的存在。

企图以文件资料的堆积，外加堆积者心机上的附会，以建立或溯求传说的原始形态，殊属缘木求鱼。

再依哈贝马斯所说来看，任何一个解释，质实都是寻求被解释者的“有效声称”（validityclaim）；但这些有效声称之间，是可以互相批判的。

这种批判，并不是说在客观世界中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，我们只要看看哪些有效声称“符应”（correspondence）了它就行了。

真理不在符应，而是需要通过各种不同论证形式（如理论的辩论、实践的辩论、心理分析的判断、语言辩论等）来获得。

小说考证的出现，正是为了要替各种有效声称寻求一批判依据。

但因它相信有一客观固定的事实，且只能依某一有效声称是否符合该“事实证据”来论断。

因此虽耗尽力气，却可能依然是考而不能证。

《红楼梦》的考证即为其中一例。

凡此等等，考证之道，可批评之处显然不少。

此等批评与质疑，小说考证家未必首肯心服，但若仍以正宗自居，夷然不屑于理论之途，不能与质疑者在方法论上交锋，恐怕也非守成之道。

<<中国小说史论>>

编辑推荐

《中国小说史论》：龚鹏程文学漫步。

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